

清史编委会 编

清代人物传稿

· 上 编 ·
第九卷

本卷主编 张捷夫



清史编委会 编

清代人物传稿

上编 第九卷

本卷主编 张捷夫

中 华 书 局

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
科重点项目之一，曾得到国家资助。

清代人物传稿

上编 第九卷

本卷主编 张捷夫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13³/₈印张·2插页·310千字

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册 定价：19.50元

ISBN 7—101—01317—1/K·563

卷 头 语

为使皇帝家族的统治绳绳继继，千秋万代，康熙一改后金以来的皇嗣制度，于十二年册立方满周岁的嫡长子允禔为太子。太子长大成人后，不仁不孝，骄横恣肆，与皇权发生了激烈矛盾，大有谋位夺权之势。四十七年，康熙垂泪废太子，并将其幽禁。但废太子以后，诸皇子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，为争夺储位，同室操戈，许多王公大臣也卷了进去，私党林立。这一事件中的重要人物，除雍正皇帝和第五卷中的允禔、允禔之外，还有允祉、允禩、允禵、允禑等人，本卷收入了他们的传记，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这一骨肉相残的宫廷斗争内幕。

雍正朝是“康乾盛世”中承先启后的朝代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年，但它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。日本著名清史专家佐伯富曾说：“王朝基础多奠定于第三代，雍正帝正为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，有清二百数十年之基盘，即为其所奠定。”杨启樵先生也说：“康熙宽大，乾隆疏阔，要不是雍正的整饬，满清恐早衰亡。”（见杨启樵：《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》一书的《佐伯序》和《引言》）雍正四十五岁登基，正值春秋鼎盛之时，且对清入关以来，特别是康熙后期以来的各种积弊痼习早已一清二楚。所以，他一即位，就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，使康熙后期出现的衰败现象，得到有力控制，吏治、财政明显好转。本卷收入的六十篇传记，内容涉及这一重要时期的方方面面。

隆科多、年羹尧因扈翼登基有功，深受雍正恩宠。但雍正容不得他们骄横恣纵，不守臣道。隆、年之狱，无疑是雍正加强皇权斗争的结果。

雍正的治国大计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，自然要靠大批得力官员。雍正很重视用人，而且不拘成规，讲求德才，不泥出身。本卷收入的权臣大吏，就有不少非科甲出身者，其中包括所谓“模范三督抚”鄂尔泰、李卫、田文镜。从这些人的传记中，不仅可以了解雍正推行的改革，如实行密折制度、清查亏空、严惩贪污、摊丁入地、耗羡归公、改土归流、设立军机处等许多重大举措的基本情况，而且，也反映出雍正朝官员的精神面貌。

曾静反清案是轰动一时的要案，被统治者视为“实从古所未见”，曾静其人“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”。但经反覆审讯，却以曾静等人无罪释放而了结。结案时，雍正令将他关于此案的上谕及曾静等人的口供，汇编成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刊行于世。雍正这种违反封建统治常规的做法，目的是想消除关于他矫诏得位的流言及其影响，但到头来却是弄巧成拙，矫诏得位说反而借助此书，流行更广。所以，在他刚刚去世，乾隆就立即下令严禁此书流行，并处死了曾静。

本卷收入了较多的少数民族人物。他们是：云南彝族土司禄鼎坤，湖广土司田旻如、彭肇槐，喀尔喀蒙古首领策凌，准噶尔蒙古名将大、小策凌敦多布，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，以及西藏工部贵族阿尔布巴、杰出政治家颇罗鼐等人。他们都是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，在历史上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。传记不仅记录了他们的事迹，同时也反映了清代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。

“奴变”是清初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奴婢们不甘心任人宰割，用

暴力行为要求废除主奴关系，恢复被剥夺的权力和自由的悲壮斗争，感人至深。在本书开始撰写时，我们就考虑为他们的代表人物立传。但由于资料很少，一直未能如愿。后来，何龄修先生广搜博览，从历史陈迹中寻求他们的活动脉络，终于写出了顾六、宋乞、潘茂、潘珍的传记，一并收入本卷。

本卷还收入了著名学者、剧作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民间艺人、名医、武侠、传教士等各种代表人物的传记，使本卷内容更为丰富。

本室负责撰写的前几卷，由何龄修与我共同主编。何先生知识渊博，学风严谨，同他合作，实乃幸事。但因何先生撰著繁忙，九卷、十卷由我主编。而我学识浅薄，错误、纰漏恐所难免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张捷夫 于中国社会科学
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

目 录

胤禔	张捷夫(1)
允祉	薛瑞录(13)
允禩	薛瑞录(18)
允糖	薛瑞录(26)
允祥	薛瑞录(31)
允禔	薛瑞录(36)
隆科多	薛瑞录(43)
年羹尧	何珍如(50)
鄂尔泰	张捷夫(60)
李卫	韩恒煜(71)
田文镜	何珍如(84)
张鹏翮	王永谦(93)
齐苏勒	李尚英(101)
嵇曾筠	王永谦(109)
嵇璜	郭松义(119)
蔡珽	罗崇良(126)
沈近思	张玉兴(133)
黄炳	郭松义(139)
杭奕祿	杨余练(146)
汪由敦	岑大利(151)
策楞	徐凯(157)

鹤 年	徐 凯(162)
富 德	赵云田(167)
雅尔哈善	赵云田(171)
谢济世	张捷夫(176)
曾 静	张捷夫(183)
吕留良	陈祖武(190)
顾 六	何龄修(200)
宋 乞	何龄修(203)
潘 茂 潘 珍	何龄修(208)
禄鼎坤	张捷夫(213)
田旻如	张捷夫(219)
彭肇槐	张捷夫(226)
包 利	张捷夫(232)
策 凌	蔡家艺(238)
大策凌敦多布 小策凌敦多布	蔡家艺(244)
罗卜藏丹津	蔡家艺(251)
康济鼐	蔡家艺(256)
阿尔布巴	蔡家艺(260)
颇罗鼐	蔡家艺(265)
王 源	陈祖武(275)
李光坡	陈祖武(283)
惠 栋	陈祖武(290)
方 苞	陈祖武(298)
王 昶	陈祖武(307)
顾栋高	吴伯姪(315)
程廷祚	吴伯姪(320)

杭世骏	吴伯娅(326)
沈大成	王永谦(333)
金祖望	罗仲辉(341)
孔尚任	陈祖武(351)
吴敬梓	陈祖武(361)
厉 鹗	吴伯娅(373)
张宗苍	陈金陵(379)
郭惟秀	何龄修(385)
薛 雪	吕英凡(389)
甘凤池	郭松义(396)
郎世宁	吴伯娅(401)
王致诚	冯佐哲(407)
蒋友仁	吴伯娅(413)

胤 禛

张捷夫

胤禛，姓爱新觉罗氏，康熙皇帝第四子，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（1678年12月13日），死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（1735年10月8日）。他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代皇帝，年号雍正。

胤禛的生母为吴雅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生胤禛时为普通宫女，第二年被封为德嫔。外祖父威武，护军参领，地位低微。胤禛童年时，由孝懿仁皇后抚养。

胤禛六岁时入南书房读书。他的老师有张英、徐元梦、顾八代等人。其中，他与顾八代关系最好。顾致仕后清贫潦倒，死后贫无以葬，胤禛亲自出银，为他料理丧事。

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，胤禛被封为贝勒。不过，他三十岁以前，基本上是过的书斋生活。他读书勤奋，满、汉文知识坚实，并写了大量诗词。其间，他除随其父出巡外，很少参与政治活动。

胤禛真正跻身于政治活动，是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第一次废太子开始。康熙废黜太子允礽，本为解决储贰与皇权日益尖锐的矛盾，没想到废太子以后，却发生了诸皇子激烈的储位之争。胤禛也没置身其外。不过，胤禛富于心计，他采取了与众兄弟不同的斗争策略。

在储位之争初期，胤禛自知其地位与实力不如允禔、允禩等

人,难以与他们公开抗衡,于是锋芒不露,设法取得其父与众兄弟的好感。对允初的被废,诸皇子多幸灾乐祸,落井下石,而胤禩却表现出同情与惋惜。允初被拘禁时,胤禩奉命参与对允初的监视。允初自辩无“弑逆”之事,请求向其父代奏。允禔等人严辞拒绝,胤禩则认为事关重大,应该代奏父皇,并对允禔说:“你不奏,我就奏。”^①康熙听了允初的自辩以后,令将其项上的铁链除去。对允禔、允禩等人,他内心虽极为仇视,但表面上仍不激化的矛盾。他虽知允禔、允禩私藏毒药,却不揭发。至于对其他皇子,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怀,不时在其父面前为他们说好话。他的这些表现,果然得到其父的好感。康熙称赞他“性量过人,深知大义”,“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”,“似此居心行事,洵是伟人”。^②

从第一次废太子以后,又经过复立、再废等反复,使康熙大伤脑筋。五十一年(1712年)十一月,康熙特谕诸大臣,以后若有人奏请皇太子已经改恶从善应当释放者,即诛之,表示永不再立太子。然而,诸皇子却不以为然。他们认为太子为国本,万无不立之理,只是鹿死谁手而已。所以,争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。

胤禩足智多谋。此时,他对储位虽已虎视眈眈,但鉴于其父的诏令,仍内张而外弛。表面上,他把自己装扮成“懒问沉浮事,间娱花柳朝”,“漆园非所慕,适志即逍遥”^③的“天下第一闲人”,^④经常与僧纳交往,舞文弄墨,表现出不问功名荣辱,与世无争的样子。而暗里,则紧锣密鼓,苦心经营,积极搜罗人才,大力培植雍邸势力。“于未知者时为亲试,于已知者恩上加恩,使本门人由微而显,由小而大,使在外者为督抚提镇,在内者为阁部九卿”。^⑤不久,便形成了以步军统领隆科多、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为核心的雍邸集团。

胤禩的这种两面派手法,不光愚弄了对手,更重要的是蒙蔽了

其父,不断得到其父的重要差遣。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,他参加了对允祉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;五十六年(1717年),查处明陵盗窃案;五十七年(1718年),为皇太后灵柩安放地宫撰文告祭;六十年(1721年),为其父登基庆典往祭盛京三陵,万寿节祭祀太庙,冬至节祀天于园丘;六十一年(1722年)十月,勘查京、通仓廩。

胤禩虽然这样屡次被其父委以重任,说明他的地位在不断提高,但却没有被立为皇位继承人。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(1722年12月20日),其父死后,隆科多却宣读“遗诏”,由胤禩继承皇位。二十日,胤禩御太和殿登基,颁布即位诏书,宣称“皇考升遐之日,诏朕继承大统”,^⑥改年号为雍正。

就在胤禩即位后不久,一种“矫诏得位”说便迅速传开,说康熙遗诏本来是传位给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禵,胤禩将“十”字改为“于”字,变成了“传位于四阿哥”。^⑦胤禩是否矫诏得位,历来史家看法不一,至今仍是一大疑案。但胤禩深知矫诏得位乃大逆不道,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誉,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皇位能否保住。因此,胤禩登基后的当务之急,是清除这种流言及其影响。他料定此事必系对手所为,所以集中目标打击允禩、允禵集团。他采用釜底抽薪、分化瓦解的办法,先稳住该集团首领允禩,命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,封亲王;而将允禵以为其父守陵为借口,囚禁遵化;将允禵以替换允禵为名,发往西北;随后以违抗军法,革去贝子;派允禩护送哲布丹尊巴胡土克图灵龕去喀尔喀,后以抗旨罪削爵拘禁;对废太子允初、皇长子允禔,仍如其父在世时一样,严行禁锢。

经过这一番处置,允禩、允禵集团开始瓦解。雍正二年(1724年)四月,胤禩便开始对允禩发动攻势,特谕诸大臣说:允禩罪恶多端,不知悔改,“朕虽欲包容宽宥,而国宪具在,亦无可如何,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”。^⑧八月,公开谴责允禩、允禵等人“结为朋党,冀遂

其志”。^⑨十一月,更发出警告:“自亲王以下,闲散人以上,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,即为叛国之人,必加以重罪,决不姑贷。”^⑩看来,允禩就要大难临头了。但翌年插进了年羹尧案,使允禩得以暂时偷安。直到四年(1726年)正月,胤禩才发出上谕,历数允禩之罪,宣布削除宗籍,永远禁锢。九月,允禩死于禁所。同时,又把允禩由遵化押回京城,囚禁在景山;把允禧由西北解至保定,交直隶总督李绂圈禁,数月而死;对其他所有党附允禩集团或与该集团有牵连的人,也分别给以梟首示众、革职流放等严惩。

胤禩清除允禩、允禩集团,虽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争夺储位和皇权的斗争,巩固了皇位,但此事带给他的困扰却没有马上解脱。允禩集团覆没后,社会上又立即出现关于他“弑兄屠弟”的许多传言。他虽有所闻,但无从下手追查。六年(1728年)九月,湖南塾师曾静遣弟子张熙带他的书信,前往西安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。书中大谈“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”,猛烈抨击胤禩是暴君,说他有“弑兄屠弟”等十大罪状。尽管曾静策动反清,并把他本人骂得“惊讶堕泪”,^⑪他却没有杀曾静,而是着重查曾静这些言论的来源。最后查明,十大罪状说,来自被发往各地的允禩等人的心腹太监们;而华夷之分论则来自清初著名理学家吕留良。

胤禩为消除这些言论的影响,费尽心思,逐条批驳,尤其是对华夷之分论,批驳得最为严厉。他认为应以德为王,不应拘于区域。说“本朝之为满洲,犹中国之有籍贯”,并列许多历史事例和清朝开拓疆土、统一全国的事实,说明清朝的统治是合理的。七年(1729年)九月结案时,他下令将有关此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,并附上曾静等人的口供和忏悔书,集成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刊刻,颁发全国各府州县学。十月,将曾静免罪释放,令其以现身说法,为他的嗣位和清朝统治的合理性作宣传。但对吕留良案的处理,却充分

暴露了他的凶残面目。他不仅下令将已故的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、门人严鸿逵戮尸枭示,还将他们的后人和所有被牵连者,分别处斩、监禁和流放。

胤禩即位后,年羹尧、隆科多等人以扈翼登基之功,成为新朝柱石人物,宠荣备至。但随着其权力的膨胀,便擅权越法,骄横恣纵。他们滥用私人的行为,被称为“年选”和“佟选”。这虽然是胤禩恩崇放纵的结果,但他却容不得皇权受到削弱。三年九月,他将年羹尧逮捕,后以九十二条大罪,勒令其自尽。五年六月,又将隆科多逮捕,以四十一条罪状,宣布永远禁锢。翌年六月,隆死于禁所。

几乎是在清除允禩集团和年、隆的同时,胤禩还发起了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和大兴文字狱。在长期的储位之争中,他看到支持允禩的人多是科举出身,这使他对科甲人极为厌恶。四年四月,新任直隶总督李绂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迫害读书人,误参信阳知县黄振国、汝宁知府张玠等人,将黄害死狱中,杀人灭口。田文镜明知参劾他者是李绂,却回奏胤禩参劾他者必为进士,以刺激胤禩的多疑之心。又说汪、张等人都是进士出身,不无徇私袒护之情,如允许对他们的参劾“群起妄议”,将来“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,督抚诸臣断不敢题参矣”。^⑩此招果然灵验。胤禩因知道李绂也是同年进士,便怀疑他搞科甲朋党活动,对他严行申饬,并由直隶总督调任工部侍郎。兵部尚书蔡珽因曾举荐过黄振国,又与李绂关系密切,也受到怀疑,降为奉天府尹。同年十二月,监察御史谢济世又疏劾田文镜营私负国。胤禩见与李绂的奏折内容雷同,便认定谢是受人指使,结党乱国,将其革职,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。工部主事陆生祐,因和谢济世同为广西人,胤禩也怀疑他“平日必与李绂、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”,^⑪也将其革职,与谢济世一同发往

西北。

胤禛之所以如此武断从事,用意是杀鸡给猴看,防止科甲人结党。他说:“若科甲出身者徇私结党,互相排陷,必至扰乱国政,肆行无忌”;⑭“科甲之习一日不革,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”。⑮他甚至表示,为清除科甲朋比,可以不惜废除科举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,他不仅惩处了一大批官吏,更破天荒地将师生关系列入任用官吏的回避之列。

至于文字狱,除前面提到的吕留良狱之外,还有不少骇人听闻者。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琪的《西征随笔》一书中,虽有不可杀戮功臣的议论,但此书写于年羹尧得意之时。胤禛却认为是为年氏鸣冤叫屈,五年十二月,将汪处斩。食侍讲俸的钱名世,因在雍正二年给年羹尧的赠诗中,有“钟鼎名勒山河誓,番藏宜刊第二碑”之句,被胤禛认为是为年歌功颂德,违背圣贤遗教,将其革职,遣送原籍。他还亲自题写“名教罪人”四字,令制成扁额,悬于钱氏住宅。内阁学士查嗣庭,四年任江西正考官,因试题中出现“正”、“止”二字,被胤禛认为是攻击雍正年号,将其革职拿问,死后又戮尸梟示。陆生桢在军营期间,曾作《通鉴论》十七篇,议论治国大计。胤禛说他是借古讽今,诽议时政,七年底,下令将他军前正法。

胤禛是一个勤政务实的皇帝。他在努力维护和加强皇权的同时,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重大举措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

清初沿袭明制,官吏有事向皇帝奏报,公事用题本,钐印具题,私事用奏本,不用印。两者均由通政司转呈,容易泄密,致使有些事情,官员不便奏闻。康熙时虽曾出现密折,但内容多为请安、谢恩之类的私事,奏折人范围也很小。胤禛则大力推行密折制度,登基的当月,即下令用密折荐举官吏。雍正元年二月和七月,又先后命科道和尚书、侍郎,每日一人轮流上一密折。以后又陆续发布有

关诏令,使密折制度逐步完善。密折的内容,从军政大计到生活琐事,无所不包。凡密折,几乎全有胤禛的朱笔批语,称“朱批谕旨”,经过批阅的奏折,称“朱批奏折”。这个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保密性强,虽骨肉之亲,也不得泄露。像鄂尔泰这样的宠臣,其侄鄂昌的奏折,胤禛也批道:“便汝叔亦不必令知。”^⑩正因为保密性强,所以有利于上下情的沟通,使皇帝能够洞悉庶务,便于决策。

康熙后期,官吏贪污成风,钱粮亏空十分严重。胤禛认为不解决此事,国家无以强盛。他决心清查亏空,严惩贪污受贿。即位时,他破例将内阁草拟的《登基恩诏》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文删除。随后,谕令全面清理钱粮,规定所有亏欠,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,不得转嫁百姓,不得借端遮饰,违者从重治罪。侵吞钱粮者,即行正法。雍正元年正月,胤禛又设立由怡亲王允祥等人组成的会考府,规定一应钱粮奏销,都必须由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。他向允祥表示:“尔若不能清查,朕必另遣大臣,若大臣不能清查,朕必亲自清查。”^⑪于是,一场大规模的清查钱粮、惩治贪污受贿的行动,从中央到地方,普遍开展起来。胤禛不仅决心大,而且手段严厉。清查中所有被涉及的人,无论皇亲国戚、督抚大臣,还是一般官员,一视同仁,概不宽贷;凡贪官,一经举报,立即罢官,而且不准革职留任,同时搜查衙署,行文原籍官员,查封家产,防止隐匿寄顿。经过数年的清查惩治,的确很有成效,财政、吏治均有所好转。

清初征收田赋,除正项外,还加征耗羨,作为弥补正项的损耗。通常每征收正项银一两,加征耗羨三钱,多者则高达五、六钱不等。而耗羨的去向,除少量补贴地方官府办公费用外,大部分被官吏贪污和馈送上司。雍正元年,胤禛不顾诸王大臣和内阁的反对,采纳了湖广总督杨宗仁、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,决定实行耗羨

归公，将耗羨率限在正项二成之内，全部提解藩库，不准扣留州县。耗羨本来是地方官吏的一个重要财源，被切断后，为保证官吏的基本生活和防止新的贪污不法，胤禛决定提高官吏的待遇，从耗羨中提取一部分，作为地方官吏的生活补贴，称“养廉银”，从督抚到知县巡检皆有之。为平衡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水平，后来又给京官发双俸。

徭役制是田赋之外另一大社会弊病，无田者力不能负，被迫逃匿，政府征徭也无保障。因此，早在顺康时，就有人主张把丁役归入田粮，但争论了几十年未有结果。雍正元年，山东巡抚黄炳、直隶巡抚李维钧又先后奏请摊丁入粮，以苏民困。胤禛权衡利弊，斟酌再三，决定推行。他鼓励李维钧说：“蓦直做去，坦然勿虑，若信不得自己，即信不得朕矣！”^⑩从雍正二年开始，首先在直隶、山东、云南、浙江、河南等地推行，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。具体做法，是以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各州县的丁银数作为应征数额，平均分摊到田亩中，随地粮一起征收。每地银一两，大致加征丁银二钱。这一改革的结果，是加重了有田人的赋税，无田者得以免役，政府的丁银也有了保障。

胤禛在位期间，也曾有战事，但主要在西北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。雍正元年夏天，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。胤禛因登基不久，不想用兵，于是派侍郎常寿前往青海，劝谕罗卜藏丹津罢兵。罗卜藏丹津把胤禛的这一行动看成是软弱，不仅不听劝谕，反而将常寿扣留。十月，胤禛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，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，用兵青海。罗卜藏丹津畏惧，送还常寿，请求罢兵。但胤禛不准，决心武力平叛。罗卜藏丹津不敌，率部逃往柴达木。二年二月，胤禛命岳钟琪率精兵五千，夺路前往，半月之内，进至敌军大营。罗卜藏丹津势蹙，著番妇女装，逃